

读罢贵州作家肖勤发表在《人民文学》2026年第9期的散文《那河,那岸》,深深被她为文的真诚和生动的细节所感染。通篇行文温婉醇厚,章法开合有度,文字质朴而饱含深情,在反复研读间,我真切地感受到这是一篇情景相融、情理共生的散文佳作。

首先是象征手法的精妙使用。这篇散文开篇写道:“赤水河畔,土城码头,浑溪口,土城最古老的那株刺桐花又开了,一簇簇随风摇曳,火红热烈,像燃烧的火焰。”这里对“刺桐花”进行了象征性书写。刺桐花是赤水河畔一种常见的花,象征红红火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坚韧不拔和无畏勇气的寓意。文中多次描写到刺桐花,比如“她的故事和河水一样古老,和刺桐花一样夺目。”“土城的老人们更喜欢把刺桐花叫作红军花。”“和其他地方的刺桐花不同,土城的刺桐花三月开得最艳。也许是因为红军在赤水河上完成的最后一渡正好在三月……”一次比一次递进,正如作家在文中所说:“红色,是赤水河的颜色,也是土城的底色。”“那些盛开在土城河岸的红花,是永恒不变的人心和信仰。”作家描摹刺桐花的特征,可以看作是对刺桐花特征的象征性书写,刺桐花的艳正是对虽处于极端困难境地却依然坚守自身信仰的红色力量的形象化书写。

其次是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战役。要用一篇散文来表现这样的宏大主题是很难的,但作家以小见大,于简短中藏深意,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以“短篇幅”承载“深内涵”,形成独具特色的“以小见大”的格局。作家以《那河,那岸》为题,从赤水河地理和人文环境着手,特别是细致描写了红军给“干人”分盐的故事,读后让人感动。这篇散文最动人的力量,来自贯穿始终的人民立场与为民情怀,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深刻逻辑。很多细节不事渲染,

马路河峡谷坐落在毕节黔西市素朴镇外10公里处,上自羊皮洞,下至索丰营电站大坝。从索丰营电站大坝到羊皮洞,两岸的山就势一合,成了一道峡谷;坡地上,生长着百余年的金钱橘。

遇见马路河峡谷

遇见马路河峡谷,可以说是巧合。峡谷坐落在黔西市素朴镇外十公里处的群山中,像一个腼腆的人,不声不响的,更不会有响亮的名头。因此,初见峡谷时,我甚至都没有准备好——转过一道弯,一江水绿出现在面前,两岸的山就归拢了,江水收成一条弯曲延伸的线。从索丰营电站的大坝往上走,到羊皮洞,两岸的山是慢慢让出来的。起初只是窄,硬是把头顶的天挤成一条缝;走着走着,山才肯退开半步,把水面让宽些,两岸的树影也趁机显出来。峡谷不像是迎接谁,它自顾自地绿着,任凭人去,任凭人去。水是这里的主人,肆意渲染着绿,却不是一种绿:深的地方沉成墨色,浅的地方亮得发脆。偶尔阳光泻下,满河的各种绿都在轻轻晃动,似乎要融在一起,界限却又那么分明。两岸的山大概是把色彩放心交给了这条河,自己只留一个青苍的轮廓。水静的时候,云在水底走,像似空中游,人站久了,会疑心自己也是倒影的一部分。山也并非一味地静。藤蔓从高处参差不齐地垂下来,层层叠叠悬空吊着,风一过,就替整座峡谷轻轻摆一摆。猴群是这里的隐者,听见枝叶响,猛抬头却只来得及看见一截棕色的卷曲着摇动的尾巴。更多的动物却不露面,只在看不见的地方窸窣作响,让人感觉这山并不空。岩石都有各自的名字,笋子岩、骆驼峰、八卦图——名字是人事后安上去的,山并不知道。它只是长成石头该有的样子;该直的直上去,该弯的弯过来,该临水的地方,就为水让出一个弯。蛙声映那段最静,静影沉在水里,像另一段跌下去的峡谷。

走到羊皮洞,水忽然落了下来。白的瀑,碧的潭,石头上凭空长出树来,树根抱着石头,像石头开的花。白鹭不怕人,也不全然信任人,斜斜地掠过水面,又把身体拉起来,在峭壁之间翥几个弯,飞远了。我看了很久,看那一道白色划进山的青里。

马路河还栽了些金钱橘,个头小,滋味甜,浓郁的香味沾了山野的清气,说不清道不明的,诱惑着树上的鸟树下的人。当地人说,这橘子挪不走,换一道山梁,味道就变了。我信!一方水土滋养出来的生命,原本就不让人带走的。

其实我只在峡谷里走了小半天。临走时回头看,暮色已经落到谷底,水把最

赤水的红

——读肖勤散文《那河,那岸》有感

□ 王华



却直抵人心,生动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再次是强烈的对比手法的运用。这篇散文中大量对比手法的运用,使红军形象更加鲜明,文章主题更加突出。比如,红军刚到土城时,那些被传言中红军的样子吓着的世代守候在赤水河岸的人们一夜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当人们打听到红军不砸“干人”的门,他们把盐仓门给砸了,要大家去盐号分盐,屋檐可以挡挡雨,但根本挡不住风,他们不进屋,就那样靠的靠、躺的躺地睡,不像黄皮子兵,蝗虫似的,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翻箱倒柜,便改变了态度,作家是这样写的:“那一天,赤水河上没有船工号子声,刺骨的寒风仿佛也停止了,春天还远,但每个人心头都暖洋洋的,石板路上欢声笑语伴着涛声阵阵。流淌千年的赤水河,容纳过贫穷的眼泪、苦难的汗水,却从不曾想到过有一天会有幸福的泪水滴进她的胸膛。”在战斗

中,土城人打开屋子,抢过担架,要求红军把伤员安置到自己家中救治,而且家家户户解开缆绳,卸下门板脱下鞋子跳进河水,协助红军连夜搭建起浮桥,帮助红军顺利渡河。还有中式住宅向来忌讳穿堂煞,土城岸边的木房从街面贯穿到河面的过道,每家每户都是“Z”字形结构,这样的过道透光性极差,卫生员救治伤员时缺少充足的光线。肖家人立即卸下了“Z”字形中间的板壁,让光线直透整个过道,为救治伤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创造了良好的手术条件。作家这样写道:“红军走后,肖家木房过道一直保留现状一通到底,没有恢复,他们不信什么穿堂煞了,因为信风水不如信红军,没有红军土城人分不到盐,没有红军也没有今天的好日子,红军在哪里,好命好日子就在哪里。”文中通过红军与黄皮子兵的鲜明对比,以及当地人民对红军态度的前后对比,展现了什么是军民鱼水情。

肖勤在结尾这样写道:“记住这条河吧,站在这红色的河岸,土城码头纤夫的号子已渐行渐远,青杠坡上无名的丰碑却依然高耸入云……只有扑鼻的酒香和幸福如歌声在赤水河两岸氤氲飘荡……”恰是对这篇作品最好的诠释——对那片红色热土的深情,每一个字,都是从心底涌出的、一往而深的赤诚。

■ 王华,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六盘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中国作家协会网》《贵州文艺界》《贵州日报》等。



马路河笔记

□ 卢琼

后一点天光接住,又缓缓放手。我忽然觉得词穷——人在真正的美面前,往往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叙说的。然而,心里却被什么照亮似的,此后许多烦躁的时刻,那峡谷的绿还会自己浮上来,慢慢抚平皱起波纹的心。

我不带走峡谷。它却给了我那深深浅浅的绿。大概有了绿,就有了一场久久不愿醒来的梦。

又到橘红时

风从马路河谷缓缓吹来,湿漉漉的。雨也落得慢,恰好顺了金钱橘的性子。自从百余年前第一株橘苗落户这里,那缕缕橘香就再没有断过,岁岁年年,漫过河谷,漫过山野。

仲冬的马路河,落尽叶片的秃光的树枝丫伸向灰蒙的天,风从枝丫的缝隙里穿过,带着河谷的湿意拂过耳畔。几片枯叶被风卷起又放下,在路面上打着旋,最后静静躺在路边,与泥土相依。

就在这片清寂里,橘子的叶子深绿厚实,在微凉的天光里泛着淡淡的光泽,把枝头的果实紧紧护住。橘子像小灯一盏挨着一盏,挂在绿叶间,橘子们的热闹聚会把这冬日的灰蒙,轻轻破开一道缝。起初只是零星的几点红,在深绿里若隐若现,像躲在帘后的少女。走着走着,红意浓了,一棵两棵,一片两片,铺陈开去,直到漫成一片红。沉甸甸的果子挤挤挨挨,青中带红,或通体橙红,把纤细的枝条压得低垂,几乎要触到路边的草丛——像是不堪重负,却又满心欢喜,橘子们接二连三地赶着趟成熟。

这时,路边空地上,果农开始张罗着摆摊卖橘。一张木桌,一块塑料布,便可以摊点的全部家当。刚摘下的橘子码得齐整,竹篮里、纸箱中堆出小小的山,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最亮眼。他们围坐在柴火堆旁,柴火滋滋地燃着,青烟升起,和橘香缠在一起。他们不吆喝,只偶尔伸手拂去橘子上浮的浮尘,动作很轻。有人驻足,他们便笑着起身,声音里带着泥土的质朴:“尝尝吧,刚摘的,甜得很。”

我停下脚步,拿起一个橘子。指尖触到微凉的表皮,光滑而有弹性,还带着叶片的清芬。一位农妇见我端详,递过一个:“不酸的,放心吃。”剥开橘皮,清甜的香气倏然漫开。橘瓣晶莹饱满,裹着细细的橘络,咬一口,汁水在舌尖爆开,清甜里带着一丝微酸,暖意从胃里缓缓升起,漫过四肢。

柴火燃得正旺,火光映着一个中年男

子的脸。他低头拨弄柴薪,衣衫上沾着橘叶的碎末。攀谈起来,我知道他叫卞章铎。问起他家种橘的年头,他笑道:“五十多年啦。”

我微微一怔。眼前的人鬓角虽染了几缕霜色,眉眼间却还透着中年人的爽朗,看起来不过五十岁,怎么会有五十多年的种植史?

他没立刻作答,只抬起头,望向漫山的橘林。晚风拂过枝头,橘红的果子轻轻晃动,映得他眼底也泛着柔润的光。“大姐不要奇怪,”他收回目光,声音放得更轻,“这橘子树,不是我一人种的,是我们马路河人的根呐。”

火光映着他眼角浅浅的纹路,那是岁月悄悄划下的痕迹,却不显沧桑。“从我爷爷手里起,这河谷两岸就栽下了第一片橘林。我父亲跟着爷爷学浇水、剪枝,把一棵棵小树苗侍弄得根深叶茂。爷爷走后,父亲接着守;再后来,父亲也老了,这锄头就传到了我手里。”

他伸手摩挲着身旁一颗橘子,指尖划过果皮的纹路,像在触摸一段遥远的光阴。“树是通人性的,你待它好,它便结出甜果来。”

风还在吹,天色还是灰蒙。橘子树的绿依旧鲜亮,橘子的红依旧温暖,果农们的笑依旧澄澈。马路河的水静静流淌,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这群人。他们守着这片土地,把汗水洒进泥土,收获满树橘红。

初识马路河,满山是绿。那时只觉水土湿润,看过也就过去了。此番重来,橘红了点亮了灰蒙蒙的天,我才明白那满山的绿并不是闲着的——它把一年攒下的力气,都放进了这几十天的红里。土地不说话,只是年年把果子交出来;人也不说话,只是年年把锄头接过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抹橘红,是大地的馈赠,是时光的回馈,也暖了整个冬天。马路河的美不在奇,而在历久弥新。水流了不知多少年,橘树站了百余载,人跟着橘树过了一辈子——风景里站着人,风景才有了分量。

两次去马路河,两次都只是匆匆路过。带不走一河绿,也带不走一山红,能带走的只有果农卞章铎那句话:“这橘子树,是我们马路河人的根呐!”

■ 卢琼,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毕节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贵州日报》《华西都市报》等。



十月絮语

(外一首)

□ 罗迦勇

当红旗漫卷破晓的长空
我看见十月在神州铺开全屏
枫叶把积攒已久的心事
一夜间全说给了崇山峻岭
银杏在风中数着掉落的金币
每枚都镌刻着夏日别样的叮咛
候鸟在天空写下告别的诗行
一撮一捺都朝着南方的暖意飞翔
我拾掇颗颗街头遗落的白果
恍惚听见春天在壳里翻身的声音

请收下这最后一捧浆果的甜
看葡萄藤上垂落紫红的勋章
再化作晨雾里弥漫的桂香
秋风一过,满院都是盛世的回响
农家将曙光铺满丰收的谷仓
一坛岁月在檐下越陈越香
蟋蟀把琴弦调到最细最轻
生怕惊扰泥土里长眠的种子
所有的成熟都垂下了头颅
向大地母亲躬身一往情深

让我成为十月里最鲜红的那片落叶吧
就落在你砥砺前行
的路口
在翻开的史册间小憩
萦绕你每个沉思的窗框门庭
当北风开始擦拭星群
请记住我曾在枝头燃烧的模样
时间终将带走所有的遗忘
但有些东西你却带不走——
比如泥土深处信仰的温度
比如我一到十月就发烫的赤诚心脏

山中速记

身边的风景一直未曾走远
走远的只是自己蓬勃生长的欲望
就像远山永远涌动无限的怅惘
青涩的寂寥突出云蒸雾绕的重围
山的箴言,独处生命的担当
即使崖畔尘土埃,也不停止金黄的守望
奔赴远方
——秋天把万物的低语译成霜
每一片落叶都是时间的翅膀
驮着斜阳,缓缓飞向苍茫
而我在山脊上,终于学会与自己相望

那些被风翻阅的往事已不再滚烫
溪水瘦了,露出石头沉默的脊梁
芦苇在崖畔举起细碎的金黄
我听见,松针坠落时清脆的声响
像某种古老计时的沙漏,不慌不忙
山腰的薄雾正练习缓缓地退场
留给天空一片澄澈的空旷
除了月光
还有这满山寂静沉向的秋凉
正缓缓拨落在我肩上

我站在山里,成为山的一部分
任霜色一寸寸扎染单薄的衣裳
思念坠地,敲响无人欢呼的鼓点
梦想滚过斜坡,像逃逸的灵魂
雁阵把“人”字写在云端
又轻轻擦去,不留一丝悔恨
原来告别可以这样轻,这样深情——
秋天可以卸下所有繁华的资本
只留一身风骨,与苍穹对饮
然后转身,把万里寒霜酿成来年的春融

■ 罗迦勇,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把根留住》。



“八月瓜,九月炸,十月摘来逗娃娃。”这首民谣,道尽了八月瓜的特性与用途。

深秋时节,黔北大娄山的丛林间,熟得透亮且尚带青涩的八月瓜高挂树梢,错落可见。那饱满的模样,看得人直咽口水,可这果子倔强,熟了也不肯落蒂,又挂得极高,让人望尘莫及。想吃,堪比摘星揽月亮,只能远远瞧着,徒留望瓜兴叹的份儿。

若拿长竹竿去打,果子掉在地上准得摔烂,落个“鸡飞蛋打”的结局。要是在以前,喊个山里娃儿来,脚掌往树干上一蹬,胳膊一揽,身子像只灵活的小猴似的晃悠两下,三五分钟就爬上树梢,三下五除二便能摘得一筐。如今不同了,农村的孩子不再砍柴割草,没了爬树的本领,更别说大多已进城读书,山里难觅踪影。有人打趣,不如请耍猴戏的来,让训练有素的猴子上阵,既能摘瓜,还能看场猴戏表演。

都说办法总比困难多,人类的智慧从不让人失望。很快有人发明了一种网兜,模样像钓鱼竿,又似儿时捕蜻蜓的工具,长长的杆子能像孙悟空的金箍棒般自由伸缩。可难题也跟着来,几人扛着竹竿往林子深处走,脚下的腐叶咔嚓作响,荆棘还老勾着衣角。好不容易凑到瓜藤底下,把杆子节节拉长,刚举过头顶就开始发晃,手得死死攥着杆尾才稳得住。瓜藤偏又是软乎乎的,风一吹就跟着晃,极不好操控。网兜刚一碰着八月瓜,它就顺着藤子甩来甩去,时而往左荡,时而往右飘,活像个攥着秋千绳的顽皮猴子,半月似的瓜儿晃得人眼晕,故意戏耍人似的。有人急了,往前挪半步想追着急,脚下一滑差点摔进草丛;有人耐着性子等它晃稳,屏住呼吸慢慢遛网兜,眼看要套住了,一阵风过,果子又嗖地荡向另一边,惹得大伙儿一阵哄笑,手心却都攥出了汗。

这瓜藤也怪,树有多高,它就攀多高。是为了躲着鸟兽侵扰求个安全?还是为了多沾些阳光雨露长得更壮?想来,生物的自我保护本能,应该是都有的。

有人提议:“干脆把藤子拉下来摘!”立刻就有人劝阻:“可不能竭泽而渔啊,这不是‘耗子拖秤砣——自塞门路’嘛!”人不能太贪,要珍惜大自然的馈赠,适可而止。留点给鸟儿啄食,留点让它掉在地上生根发芽,这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其实人都有这么个心思,那高挂树梢没摘着的,才是最好的。遗憾是种美,残缺也是种美。留点念想,存点期盼,才能让人揣着追求完美的劲儿,继续往前走。夕阳西沉,暮色渐浓,月亮悄悄爬上了树梢。大伙儿在绿树掩映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品尝着东道主梁隆贤从竹林山庄买来的娄山黄焖鸡,存放了二十年的陈酿,还有梁颖从城里带来的藕王养生汤,边吃边聊聊八月瓜时的种种感慨,谁的杆子晃得最厉害,谁追着果子踩了满脚泥,谁好不容易套住的果子差点又溜了,说起来都笑得前仰后合。

这八月瓜,如今也有人工栽种的,可那味道总不如野生的地道,况且得来太容易,少了那份费尽心机才得到的欢喜。俗话说,吃鱼没有得鱼欢。就像钓鱼,看重的不是鱼本身,而是那个过程,像捉迷藏似的,在层层叠叠的枝叶间瞅见一点粉紫,赶紧招呼同伴围过来,再费半天功夫跟它斗智斗勇,摘到手心里,指尖触着那微微炸开的软皮,鼻尖闻着淡淡的果香,那份胜利的喜悦,才是最动人。

八月瓜的外壳不算薄,可比起人的“执念”,那可就差远了,为了尝一口鲜,人总能挖空心思,不到黄河心不甘。这野生的果子,未熟时是青绿色,熟了就变成粉紫色,模样既像杧果,又似香蕉。常言道,瓜熟蒂落,可八月瓜它偏不,熟了只会自然裂口炸开,稳稳挂在藤上,逗人馋虫。剥开厚皮,里面是雪白的瓜瓤,形状像极了白香蕉,又像火腿肠,裹着密密麻麻的黑色种子,光看着就让人急不可耐。咬一口,糯糯的、黏黏的,还带着股清甜味儿,别提多解馋。

说到底,这八月瓜不过是个载体,是大伙儿相约进山的由头,是闲聊时的引子。它真正的韵味,早就在采摘时的周折里,在闲谈时的笑谈中,慢慢蔓延、渐渐丰富,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了……

■ 张维,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遵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人民日报》《贵州作家》《南风》等。



大娄山的八月瓜熟了

□ 张维